

游擊隊長

游擊隊長

邢 野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172

游 擊 隊 長

著 者 邢 野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1-20000
定價 3.900 元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人物

李向陽（李）——游擊隊長，也稱支隊長，三十五歲。

孟考（孟）——區委書記，三十歲。

孫長清（孫）——游擊隊三大隊長，二十八歲。

侯大章（侯）——偵察員，四十多歲。

錢大友（錢）——游擊隊一大隊長，三十二歲。

郭小北（郭）——偵察員，二十來歲。

趙小福（趙）——通訊員，十七歲。

游擊隊員甲（大成）、乙（二貨）、丙（小李）……多人。

大孀子（孀）——李向陽的母親，六十來歲。

老海（海）——村長，五十歲。

老佩（佩）——村支部書記，四十五歲。

老斐（斐）——村治安員，三十五歲。

吳有貴（吳）——聯絡員，四十多歲。

老勤（勤）——村中老漢，人稱『老大爺』，七十多歲。

翠屏（屏）——十八歲，歸救會員。

村游擊組員甲、乙、丙、丁……多人。

松井（松）——日本大隊長，三十多歲。

日本鬼子甲、乙、丙、丁……多人。

何非（何）——日本翻譯官，三十多歲。

楊老宗（楊）——國民黨特務，五十多歲。

楊受業（業）——楊老宗的兒子，特務隊隊長，三十來歲。

劉冲（劉）——特務隊副隊長，二十八九歲。

特務甲（高占奎）、乙（洪小康）、丙、丁……多人。

陳鳳鳴（陳）——城裏興盛飯館的堂倌，四十多歲。

北莊、西莊、南莊的游擊組員多人。

東莊男女羣衆多人。

時間：一九四三年秋。

地點：晉察冀邊區，冀西平原上某縣的東莊。

第一幕

第一場

某日前半夜，在大簾屋中。

開幕時，大簾在燈旁紡線。片刻，村中有狗叫聲，大簾靜聽。

嬸：有動響！（推開紡車下地。）

院中輕輕地『撲通』一聲。

大簾忙吹滅燈。

嬸：誰？

有人在窗櫺上輕輕敲了三下。

嬸：啊，自家人。（忙點燈，開門。）

侯大章上，簾忙關門。

侯：大簾子！

嬸：唉呀，是你呀！

侯：對了，特等偵察員侯大章來到。

嬌：可吓了我一跳。

侯：您說的，這工夫鬼子敢來？吓死他！大嬌，動作真不慢哪，早早把燈吹了。

嬌：這還不是跟你們學的？老侯，咱們隊伍都來了嗎？

侯：用不着都過來，來了這個。（伸出兩個指頭。）

嬌：到了家，你還不坐下，屁股粘上痰涎了？

侯：不，蹲着舒服。（吸煙）大嬌，這回我們支隊長可過來了。

嬌：怎麼，有情況？

侯：有點兒，不大。大嬌，這回見着大兒子，又該樂了吧？

嬌：他又不是三歲的孩子。唉，他忘不了我這當娘的也就罷了。

侯：我們支隊長常唸叨您（呵欠）……三宿沒合眼了，（立起）閒着說話吧，要不，又忘了睡覺了。我這一百多斤得找個地方放放去。

嬌：就在這屋睡吧！

侯：不不，這不是睡大覺的地方，一會這兒就熱鬧了。（開門，孟考進）啊，區委書記，腿脚不慢哪！（下。）

嬌：老孟啊！

孟：大嬌！

嬌：坐下坐下，打哪兒來？

孟：跟向陽打西邊一塊下來，我先走了幾步。

嬌：你這一來配合，不用問，情況小不了。叫誰們？先叫幾個支委來吧？我叫他們去。（欲下。）

孟：不用去了，我叫人招呼支部書記和治安員了。

嬌：隊伍快過來了，我去看看。

老佩和老斐上。

佩：老孟！

孟：老佩！老斐！你們坐。

佩：坐吧，自己家裏。

斐：我跟老佩剛才還說來着，出不了三天，區委書記必到咱村來，（向佩）支部書記，你看怎麼樣？一到環境緊張就都下來了，這比太陽打東邊出來還準呢，看！

嬌：（向斐）怪不得人家叫你擲車子，一說起話來就是一大串。老佩跟你正翻過兒，想好一句才說一句哩。你們坐着，我叫人給咱隊伍準備住處、吃喝去。

佩：你甬去了，隊伍住的地方，村長準備着呢。

斐：吃的我也告訴翠屏了，各家動手做，說話就得，快！

嬌：不行，我得親眼看看去。（下。）

斐：老孟，山裏怎麼樣？報告報告好消息，人們成天唸叨。

孟：山裏反『掃蕩』快要勝利結束了。上級說，咱們前些天配合隊伍破路、炸橋，做的有成績，對山裏反『掃蕩』起了作用了。

佩：好！

斐：好啊！你看，我說的怎麼樣？鬼子不行了，看！

孟：老佩，堅壁工作怎麼樣？

佩：這幾天忙的就是這，各家的糧食全堅壁停當了。公糧也按着你的指示，轉移到老勤家後院那個『單獨葫蘆洞』裏去了。

斐：這就好了，等山裏反『掃蕩』徹底勝利，咱就往山裏運糧呀！去年是荒年，咱們山裏、平原，軍隊、老鄉可都艱苦了一陣子，今年開展大生產，收成略好點兒，打了糧食不給咱隊伍吃給誰吃？老孟，就準備往山裏運糧吧！

孟：不，這村的公糧，趕快轉移到外村。

佩：怎麼？

孟：西邊的鬼子要來『清剿』這一片兒。

斐：山裏一快勝利，必是裏鬆外緊，眼下周圍這幾縣還不都是這樣？這是鬼子的老規律了，不怕。

孟：告訴你們，日本大隊長松井已經抽調了周圍大小據點、砲樓的鬼子和治安軍，計劃反覆『清剿』南北莊一帶，他拿城裏的主力，要在咱這東莊重點『駐剿』。

斐：什麼話？『駐剿』，還重點？

孟：對敵人這點，要有正確的估計。這一片，不是他的『愛護村』，敵人心裏明白；咱們這區堅壁的公糧，分散在這一片，他也會有個耳聞，咱們東莊堅壁的公糧最多，敵人也可能知道。

斐：噢，我看敵人不會知道這麼多吧！

佩：就知道這把火要燒過來，人們精神上早支架着了。

斐：『駐剿』？他想想算了吧！這幾個村的游擊小組早憋出汗來了。他要來，也倒罷了，他要來，老套筒子●、獨一撮●，管接管送。來搶糧，鐵西瓜●海海的，多給他埋上幾個也就是了。我看糧食挪不挪的不吃勁。

孟：老斐，縣委書記特別指示我們，敵人這次可不比往常，來了就是瘋的。千萬不能麻痹，特別是松井那小子，陰狠毒辣，詭計多端。咱們黨政軍民要擰成一塊，爭取山裏反『掃蕩』徹底勝利，然後，保證把糧食運到山裏，給咱們山裏的隊伍吃。這裏，堅決不讓敵人搶走一粒糧食，還要想辦法消滅他們。

● 舊式的大槍，很笨重。

● 極粗糙的手槍，用大槍子彈，只能裝一顆子彈。

● 就是地雷，形狀像西瓜，所以稱為鐵西瓜。

佩：黨的任務，堅決完成，沒二話。

斐：那是一百二的沒問題，你就說怎麼幹法吧。

孟：咱們隊伍過來封鎖砲樓，村裏用三宿的工夫，先把公糧轉移乾淨，轉移到一區。具體地方一會再說。

斐：原來咱隊伍過來不是打仗，也是爲這工作呀？這保準能完成。鬼子什麼時候過來？

孟：一般地估計，一兩天還不會過來，可是……

斐：那，咱們什麼時候動手呢？

孟：夜深了就動手，民兵和黨員要帶頭，眼下咱就計劃一下。

佩：行嘍，就這麼辦。

大嬌在門外聲：『進來吧！』

斐：李隊長來了。

大嬌拉着游擊隊員甲、乙、丙上。隊員們和老佩等打招呼。

斐：李隊長怎麼還沒來？

游乙：這就來，在大門外了。

老孟、老佩、老斐仍在一旁商量事情。

嬌：我叫你們進來歇歇，怎麼不聽話呀？

游丙：不是，大嬌，待會我們隊長一講話，那不傻眼了？

嬌：不要緊，就說在我這兒了。坐一會兒，我可想你們了。

游甲：對！不誤事就行。大嬌啊！說句心眼的話，一進村，就想往您這兒奔，可老覺着不好意思的。

嬌：怎麼，到我這兒來還不好意思？

游乙：聽我跟您說吧，臉皮子發燒。前些天，我們幾個傷號打您這出去，是不？都拍着胸脯子說過：一個人保證殺死十個鬼子回答您。您看，這些天我們隊長老不叫我們打硬仗，心裏光着急嘛！

嬌：你們不會給他提上個意見？

游甲：當戰士，提意見不能當決定，紀律得堅決遵守。

游乙：你沒聽支隊長常說？『肉不熟不吃，仗沒把握不打。』同志！不光守紀律，思想還得統一呢！

游甲：不用你說，思想早統一啦！

游丙：（向乙）你這小子，話兒都在嘴上了，剛才也不知你說的什麼話！

游乙：你別又找我的岔子！

嬌：你們裏邊，一有了二貨（指游乙）就熱鬧了。

游丙：非得我具體幫助他不行。

游乙：你這小蹦豆子！

嬌：（向游丙）小李，缺了你這個頂嘴的也不行。我看就是大成這人強，老老實實。就是說話不跟心眼商量。

游乙：（指游甲）勁頭子上來，也是梆梆的。

游甲：大嬌，說真的，就憑我這小伙子，拚起刺刀，拚死幾個鬼子還成什麼問題？嘿，前些日子是破路、炸橋；這些天打了幾下子，勝利也不太大；這回的任務又是封鎖砲樓，響聲不大，有勁使不上。

游乙：你又講怪話，破路、炸橋是配合山裏反『掃蕩』，任務還小啊？這回的任務是保衛糧食，知道不？

游甲：比你明白，完成任務比你堅決。

游乙：好，這回看誰堅決完成任務。

游甲：落不到你的屁股後邊。

游丙：我也算一個。

支隊長上，大家沒看見。

嬌：有這把子人，怎麼會不打勝仗？等一會你們隊長來了，我給你們提個意見，連鄉親們也盼望着打個大勝仗，你們說是不？

斐、佩：那是那是，……咳呀！李隊長！你……

嬌：（向李）不聲不響的就進來了。

李：娘！您坐下。

嬌：向陽子！可有日子沒進家了。

李：日子不多，您記錯了吧！

嬌：唉，可不是嘛！

斐：你可來了！

佩：可把人們想壞了，坐，坐！

李：別忙合，你們剛才說的挺熱鬧，接着說，我也參加。

游乙：大嬌給我們提了個意見，說咱勝利不大。

李：對！不够大。你說怎麼才能大？

游乙：這，我得好好想想，不，回頭再說，我該走了。

游丙：大成，咱們走。（向游乙）你再唱會兒吧！

游乙：不不，沒我的角色了，走吧！

衆笑，三人下。

佩：支隊長，兩個隊全到了嗎？

李：全到了。

斐：唉呀，你來的正是時候啊！

李：是時候。得比敵人想的快，走的快，還得比他打的快。敵人想到哪兒，心一動，我

就得穿鞋。

佩：支隊長說話可真有個意思。

孟：有意思的還多哩，你們聽吧！

李：松井懸賞十萬票兒，要活捉我，你們聽說了嗎？

佩：啊？沒聽說。

斐：這是搶糧盜庫，先殺看倉的，殺看倉的，先捉拿鎖的。

李：是麼，他既是這麼稀罕我，我更得好好迎接他了。（衆笑）想捉我，日本鬼子簡直是

個蠢豬。別笑了，人們情緒怎麼樣？

斐：你問人們的情緒？高極了。

李：敵人這東西，應該把他看成一條鬆狗。

斐：那是。

李：可是他來了，咱就得當狼羣打。得看看人手動員了沒有，鈎竿、陷坑準備了沒有，

好了，那就打！沒有打不贏的。有一處鬧不好，備不住就叫狼咬一口。

佩：對着哩！支隊長說話真是條條有道。

斐：說的太好聽呀！

嬉：你們別看他說起話來，笑模絲的，張家長李家短的說；一辦起事來，臉就板起來了；打起仗來，活像個關公。（衆笑）（轉向李）你知道不？隊上的同志們對你有意見了。

李：我知道，有意見好。這就是我剛才說的那話，戰鬥情緒高，是好。可是一口想把敵人吞下去，不行。毛主席說，打仗，要消滅敵人，還得保存自己、壯大自己，拼命主義不行。別看他們對我有意見，心裏可服從我了。

嬌：唉喲！老娘賣瓜。

衆笑。

李：這可不是老娘賣瓜，老鄉們也是一樣，都說勝仗不大，可都說我打的好。

衆笑。

裴：咳，支隊長，我問你個事，你爲什麼這麼能打仗？

佩：對了，人們總是猜不透，常這麼議論：『李隊長到哪兒，哪兒就打勝仗，真怪呀！』

李：這還用問，是咱們黨培養的嘛！黨教育我十來年了，打不好仗還行？共產黨也是我的娘，我是吃她奶長大的，長強了的。

裴：不，這道理我們明白，我看你一定還有打仗的竅門。

佩：那是一定。

李：告訴你們吧，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在延安學習的時候，毛主席親自給過我一個法寶。

裴：法寶？什麼法寶？

嬌：老年與法寶，這年頭不興了，別聽他的，他又胡扯了。

李：不，我說的是真的。

嬌：（向佩）我就不信，毛主席給了他什麼法寶，我還能不知道？

裴：大嬌先別打岔，什麼法寶？你說說，我們也聽聽。

李：毛主席給我的法寶，就是叫我到這來開展游擊戰。

裴：咳呀！打游擊誰不知道，不對，不是這個法寶。

佩：你們看怎麼樣，又說故事了吧？

李：不對，打游擊不是個簡單的事，不是人人都能打好的，這法寶，到現在我還使不好哩！毛主席說，爲了人民，爲了爭取全國勝利，要把村村變成鐵的堡壘，要把平原變成山，反對敵人的『蠶食封鎖』，不斷地消滅敵人，發展咱們的根據地。老裴，這裏邊的文章多了。一句話：想盡一切辦法要勝利，要勝利！困難的時候，我一想毛主席，困難就擋不住我了；勝利的時候，我一想到毛主席，勁頭就更足了。我認準了，只要按着毛主席指的道兒走，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環境，就一定勝利。

裴：對，對，支隊長說的對，這的確是個法寶。

嬌：誰心上有毛主席，誰的眼睛就亮堂啊！

佩：毛主席真辛苦啊，領導全國抗戰，對咱這一片還這麼關心。

嬌：別說這一片，誰有什麼心思，毛主席都知道。咳，熬着吧，跟着毛主席走，準能打走鬼子，那會老百姓的日子就好過了！